

谷心稻穗

文／陳月文 圖／蘇吉祥

時序已入秋，田裡挺拔的稻桿迎風搖曳。

黃大任走在田埂上，看著轉黃的稻穗，感到不太安心。爲什麼田裡的稻桿仍然站得直挺，稻穗都沒有垂下去呢？

「莫非，它們都是空心稻穗？」黃大任心裡浮起一股不祥的陰影，他害怕的不敢想。腦海裡卻在想：「如果，稻穗果真空心，沒有飽實的稻米，今年就沒有收穫了！」

「不行，我辛辛苦苦犁田、播種、插秧，除草，還殷勤的灌溉……，難道，所有的苦工就這麼白費了！」

黃大任決心要查清楚。他用力的捻下眼前的

一撮稻穗，那撮稻穗躺在黃大任的手掌心，果然非常非常輕，幾乎沒有什麼重量。黃大任的心頭一緊，幾乎不敢去壓手掌上黃澄澄的稻穗。

其實，不必壓，黃大任已經八九不離十的大致猜出結果了。可是，事情總得確定啊！無論答案將會多麼地壞，他也終需面對！

黃大任無奈的用姆指與食指擠扁一粒稻穗。果然，穗殼輕輕響著「咯」應聲破裂，裡頭空空空的，什麼也沒有！

「怎麼會這樣！」事實證明，今年的努力已全然白費，一股怒氣自黃大任的心底昇起。他不甘心，他種了這麼

多年來的稻子，從來沒碰過這種事，他不甘心哪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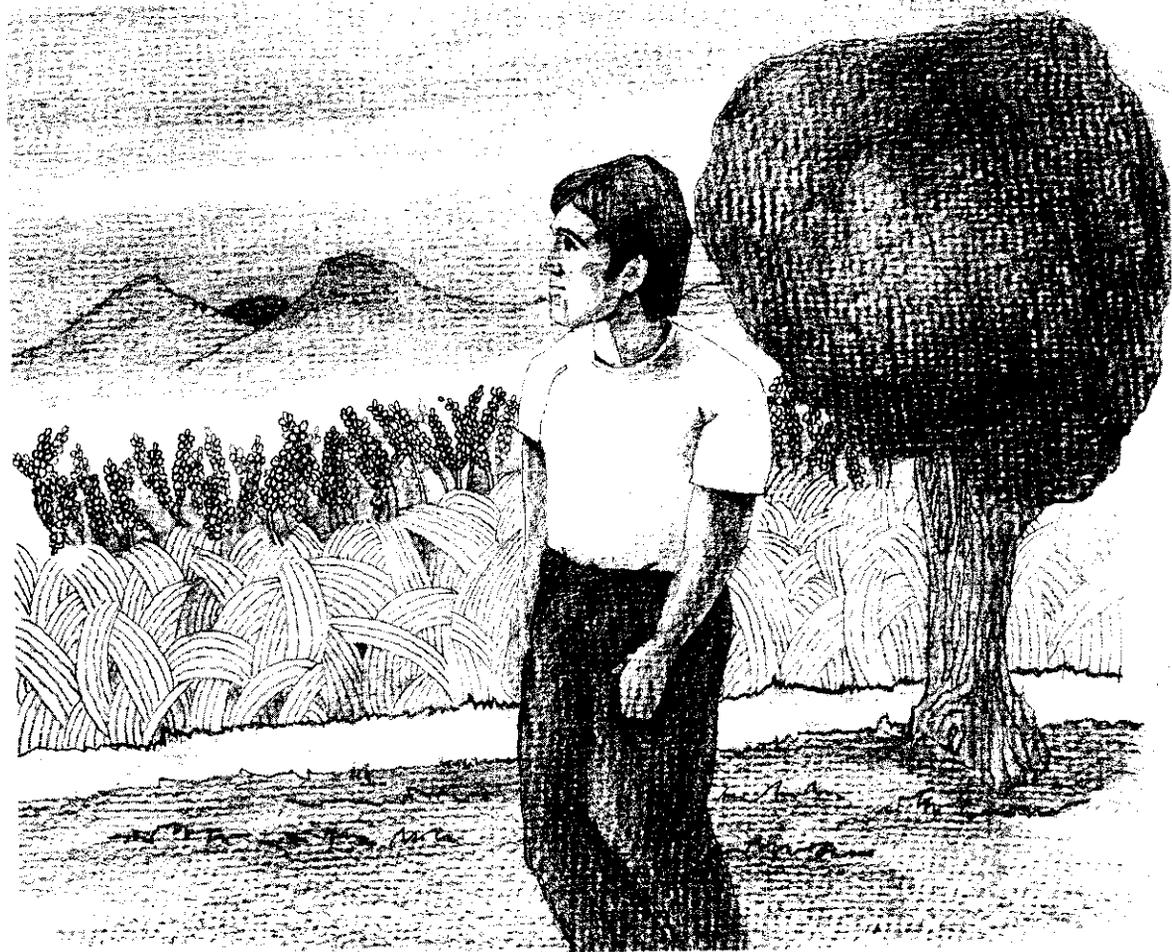
黃大任頹然坐在田埂上，腦海中翻騰著紛雜的思緒。「倒底是哪裡出錯了昵？」黃大任仔細回想這期稻作的整個過程，每個步驟不都是沿續過去多年來的經驗嗎？應該不會有問題才對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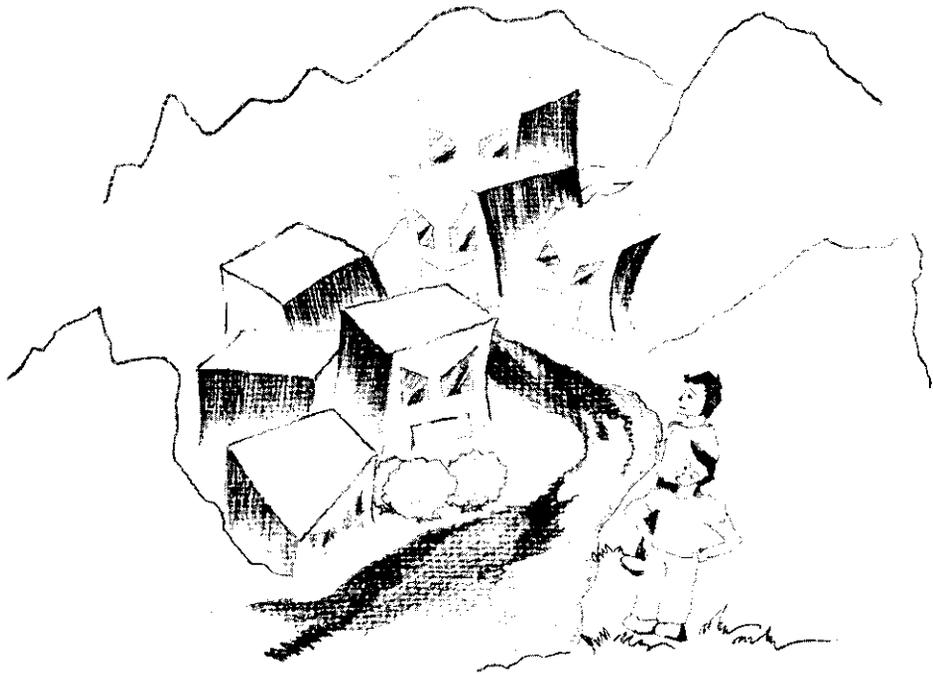
「會不會是水質的問題？」黃大任想來想去，唯一可能出問題的

地方，只剩下灌溉用水了。

黃大任仔細的回想，想到到了水渠裡的水，不但不是往常那麼清澈，偶爾還有古怪的化學藥味，或腐臭味，心頭不禁緊了——緊。

「一定是那批沒良心的工廠，任意排放有毒的廢水，才造成我的損失！我去找他們算帳！」黃大任站起身來，忽然聽到遠處有人呼喚他的聲音。





黃大任朝聲音來處望去，是隔壁的阿良正朝他走來。

「大任，我今年完了，我的稻子統統都是空心稻！」阿良的聲調好沮喪。

「我的也是！」黃大任的口氣充滿火藥味。

「怎麼會這樣呢？」阿良顯得很有驚訝。

「一定是灌溉水的問題，我早就懷疑水質被污染了！」黃大任咬著牙說。

「走，我們去找工廠算帳！」阿良握緊拳頭。

「走，這就去！」

兩個人沿著河岸一路往上游走，見到許多變色的河段，以及許多堆滿廢棄垃圾的河岸，可是，並沒有什麼明顯的證據，可以證明是哪家工廠，或是哪些工廠做了壞事。

想到自己的辛勞已經付諸流水，原來可以供許多人食用的稻米，全都變成沒有用的稻桿，兩個人忍不住心頭滴血，他們決定去環保局申訴，讓環保局提出意見。